

責任編輯：王鉅科

「紅色收藏家」分享苦與樂 領袖像章記錄火紅年代

【本報訊】記者李夢華報導：對六十二歲的金鐵華和七十歲的陳漢章來說，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是他們人生的重要節點。金鐵華與新中國同齡，而貧農出身的陳漢章，當年險被賣子地抵債，「多虧毛主席和解放軍」，將他從窮困中救出。

藏品背後故事多

為感恩，也出於對那個火紅年代的懷念，金鐵華收藏建國史料和毛澤東主題郵票等已逾半世紀，陳漢章也為搜集毛澤東像章而賣掉五套房子。這兩位「紅色收藏家」的部分藏品，昨起在上水廣場展出，冀國慶期間，與觀者分享建國前後歷史故事。

金鐵華今次帶來的展品，可依年代分作四部分：建黨前及軍閥割據時期，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後。金鐵華特別介紹一冊出版於一九一七年的《新青年雜誌》，其中刊載了一篇署名「二十八畫生」的文章《體育之研究》。金鐵華說，繁體字毛澤東三個字恰好二十八畫，故青年毛澤東常以「二十八畫生」為筆名發表文章，而這篇《體育之研究》，更是他最早發表的作品。有趣的是，這本《新青年雜誌》的封面題字竟是「小說月報」。金鐵華說，這是當年共產黨人「聰明的偽裝」，為的是躲避國民黨的「白色恐怖」。

金鐵華收藏的抗戰年間物品，包括新四軍黨證以及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大眾歌聲》第一集。這本《大眾歌聲》中的第一首歌，正是《義勇軍進行曲》。此次展出的解放戰爭至新中國成立後的物品中，有用延安馬蘭紙印刷的《解放日報》，還有抗美援朝志願軍政治部頒予陣亡戰士家屬的犧牲證明書。

除史料文件外，金鐵華的藏品中亦包含毛澤東用過的硯台，以及毛澤東於一九五七年發給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伏羅希洛夫的請柬。

省吃儉用購珍藏

十幾歲開始收藏毛澤東主題郵票的金鐵華，也為是次展覽帶來數十枚來自阿爾巴尼亞、朝鮮和幾內亞等國的毛澤東郵票套票。金鐵華為獲得實寄封，曾將自己收藏的郵票寄給朋友，並拜託朋友將蓋過郵郵的郵票再寄還給他。

毛澤東相片和舊報紙等，都被金鐵華細心用玻璃紙封好。有攝影記者要為他拍照，旁邊工作人員說替他暫時保管這些「寶貝」，他不肯，定要隨身攜帶。金鐵華女兒說，爸爸收藏毛澤東信件和郵票等已到了「癡迷」的程度，平時省吃儉用，甚至「一天只吃一餐麵條」。

同樣為收藏省吃儉用的還有陳漢章。他專收收藏毛澤東像章已逾四十年，曾分別用一千九百九十七和三千零三枚像章拼出《香港回歸圖》和《華夏團圓圖》，兩獲中國吉尼斯紀錄。

陳漢章曾任職文工團，當年演出後最常得到的紀念品就是毛澤東像章。四十五年來，陳漢章自湖南、江西和福建等地收集了十多萬枚毛澤東像章。得來最不易的，是一枚火車頭像章。這枚像章，曾為一名南昌鐵路工人所有。陳漢章兩次拜訪藏家，無奈對方不肯割愛。他不願放棄，得知藏家喜歡酒，於是三度登門時拾了幾瓶酒，並不提像章事。邊飲邊聊，聊得投機，藏家於是「忍痛割愛」，將像章以三千元人民幣賣予陳漢章。「三千元，在一九八八年，真不是小數目。」陳漢章說。

「輝煌歲月·建國物品珍藏展」正在上水廣場二樓大堂展出，展期至十月十二日。



▲金鐵華介紹自己收藏的歷史文件
▲陳漢章不願「高過」主席像章，蹲下與火車頭像章合影



▲陳漢章不願「高過」主席像章，蹲下與火車頭像章合影



▲金鐵華自十一歲起收藏毛澤東主題郵票，圖為其今次展出的部分藏品



▲音樂劇《佐羅》劇照

音樂劇《佐羅》上海巡演

【本報訊】記者張帆上海報導：由上海文廣集團主辦，中國新多文化傳播公司引進，上海市演出公司、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承辦的美國百老匯音樂劇《佐羅》作為第十三屆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參演劇目，將於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在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歌劇廳連演四十場。根據計劃，該劇將在中國和亞太地區巡演近二百場。上海站演出結束後，將赴北京、武漢、成都、重慶、廣州、深圳等地巡演。該劇在港澳地區的演出也正在洽談中，預計明年初登上香港和澳門的舞台。

一九一九年，伊利諾伊州通俗小說作家約翰斯頓·麥卡雷寫了有五個章節的短篇小說《卡比斯特拉諾的詛咒》，描繪了西班牙貴族唐·迪亞戈戴上面具去和貪婪殘暴的惡人格鬥，對付那些腐敗的政府官員。幾個月後，故事引起了荷里活明星道格拉斯·范朋克注意，他迅速和麥卡雷一起把小說改編成了電影劇本《佐羅的面具》，他還是這部電影的製片和主演。在默片時代，范朋克用華麗的服飾、閃亮的劍刃和非凡的雜技塑造了「佐羅」角色。

音樂劇《佐羅》是引進自英國佐羅公司的英文原版音樂劇，由英國著名作曲家、音樂劇《悲慘世界》音樂編配約翰·梅倫作曲和編劇，於二〇〇八年首演成功後，在英國、美國、以色列、俄羅斯、巴西、西班牙等地連續上演千餘場。該劇在全世界有諸多版本，此次到上海演出的是成熟的百老匯版。劇中的舞美製作、燈光、音響全部由國外團隊製作。另外，這部新問世的音樂劇通過空中雜技、壯觀的劍術表演、神奇的煙火、變幻的魔術等，再現了浪漫傳奇的英雄形象。

值得一提的是，音樂劇在美國和英國已經成為一項文化和旅遊產業，而在如今的中國，音樂劇同樣有着巨大的市場，即將上演的《佐羅》，期待在中國和亞太地區再次掀起一股音樂劇熱潮。



▲毛澤東在這冊「偽裝」成《小說月報》的《新青年雜誌》上首次發表文章



▲陳漢章收藏的毛澤東像章

新園地

東寫西讀

狂人領袖

軒轅伯

《紐約時報》最近介紹了一本名為《第一流瘋狂》(A First-Rate Madness)之新書。醫學專家Nancy Chazan剖析了歷史上不同類型的領袖，並嘗試用醫學的角度去理解所謂傑出的領袖。為何總是抑鬱加上躁狂的混合體。作者甚至推測，如果做任何事情皆以實務為先的人，根本成不了好領袖：那是因為領袖經常要面對大上大的形勢，是故「抑鬱」的個性能夠令領袖可以以敏感地理解別人的感受；另一方面，躁狂

「狂」的性格則令領袖可保持創意及活力云云。書中最典型的三個例子，分別是以抑鬱著稱的第十六任美國總統林肯、「印度聖雄」甘地，以及英國的鮑德溫、奧斯本的前首相邱吉爾。書中描述這些領袖都有一種所謂「激進同理心」：不單很容易便可感受到別人的情緒，更喜歡令自己可和別人「感同身受」！不過，正因為這些卓越領袖感載了那麼多人的情緒，所以亦要散發出來，時而發脾氣，但偶而也會成為推動別人的力量。

這「狂人領袖理論」最受爭議的地方，當然是「老實人」做不了好領袖這點。

作者指「老實人」因處處為自己設限，事事掣肘自己，所以難有大作為；例子有美國現任總統奧巴馬，作者認為因為他常常希望兩黨聯手，故弄至政局出現進退失據的情況。不過，當去年和前兩年兩黨經常合作的時候，作者又要如何解釋呢？

也許，「領袖是否狂人」並非是核心問題，最重要的是權力如何移交——掌權一旦太久，難免令人變瘋狂！

《佛陀》首部曲

洪嘉

是個殘酷的求生記。在蒼茫的沙漠裡，令人久久不能釋懷的，是其中一個主角查普拉的遭遇。奴隸出身的他，被主人任意毆打，還可能隨時被主人將他及母親賣掉。因緣際會下，隱瞞出身的他救了僑羅王國的將軍，成為了著名的勇者，然而名利皆有的同時，卻因身份暴露而被奪走一切。

為了生存，奴隸不得不把自己的生靈藏起來，不得不與過去決絕。當看到成為勇者的查普拉已多年沒有與母親見面，其中不由得心酸。

影片的一幕，查普拉與悉達多在戰場上相遇，查普拉希望一舉解決悉達多以建立戰功，卻無功而還。悉達多卻深深被查普拉的遭遇所震撼。後來，他毅然捨棄了一切，包括剛出世的兒子，生命，從此進入新的境界。悉達多尚未成為佛陀，但生命的苦厄如何超脫？悉達多思考着這個問題。

形造筆下行氣得神

李英豪

雖然覺得潘天壽畫鳥，深受清初八大山人(朱耷)影響，但卻能一氣貫成，自具面目。八大畫鳥，筆簡形具，行氣得神，意到筆隨。八大寫「孝鳥」慈鳥，高舉振翅翻，如慨嘆「良無幾石固，虛名復何益？」他畫的鳥，大多數個個強地昂首，白眼(睛點於上角)看青天；有些鳥兒則顯得滿不在乎，像閉雲野鶴，自有天趣。他亦愛寫枯木孤鳥、檣柳寒雞，流露自己的心境與感情。

潘天壽畫鳥，與石與苔相映成趣，氣旺筆堅，用墨較重；尤其是其指頭畫，大有元氣淋漓之感。他同樣深悟「虛室生白」之道，洋溢一種空靈瀟灑之氣。他能用心於無筆墨處，寫意多於寫實；借鳥抒情，寫鳥如寫己已感受和人之處境。

最後的媽姐

吳昊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媽姐行業最為吃香。其時香港人未有家庭計劃觀念，往往兒女成群，父母難於照料，所以生活略為富裕的家庭都會聘請媽姐打掃、煮飯、幫襯家務。

不過，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起飛，工廠林立，給低下層婦女製造大量就業機會，後生女郎跑去「工廠妹」了，誰有興趣去打住家工呢？尤其打住家工因身，要住在主人家裏，雖然食住全包，但好像無上無下，沒有自由和私隱，所以只有較年輕的婦女還樂意做媽姐。物以罕為貴，結果媽姐的身價愈叫愈高：底薪三百元或以上，還未包「下榻」(賞錢)、花紅、衣服錢等。算一算，月入五六百元等閒事。而其時一個打工仔月薪只不過二三百元罷了。所以，這些媽姐消費力極高，約同金蘭姊妹們買金飾、炒股票、買樓、看大戲、去旅行等，竟羨煞中環一眾打工仔也。

到了七十年代後期，當這批最後的媽姐垂老退休，竟後繼無人，雖薪優仍無人問津。用慣女傭的港人一時手足無措，難以適應，於是有些職業介紹所嘗試引入「外援」，自此菲傭登場，正式宣布媽姐時代的終結。

微言博語

漫神手塚治蟲的經典作品《佛陀》，在會策劃過無數動畫劇場版，包括《聖鬥士星矢》的資深製作人森下孝三的改編下，將以三集連環的形式現身大銀幕。首部曲《佛陀：美麗的紅色沙漠》即將於十月在香港公映，老實說，漫畫迷都早已望穿秋水了。

原著漫畫曾在少年雜誌連載了十年，以佛陀的一生為藍本。首部曲主要敘述成爲佛陀前的悉達多的經歷。從十歲便要接受嚴格訓練，以為將來繼承王位做準備，悉達多卻將目光注視在城外那些備受生活壓力折磨的人。身為王族成員，他的衣食無憂，也因此不明白，為什麼人生而不平等。

在森下孝三的鏡頭下，《佛陀：美麗的紅色沙漠》

問性問情

從前在本欄會評介近代名畫家潘天壽所畫的鷹鷂，神氣活現；身處寒境，志氣凌雲。其實，他繪其他鳥兒，同樣出色。例如附圖寫石上八哥(一九六四年作)，焦墨濃掃，著筆不多，就顯出其獨特性格。他能「以形寫神」(顧愷之語)，亦即劉道醇所言「象生意端，形造筆下」。

雖然覺得潘天壽畫鳥，深受清初八大山人(朱耷)影響，但卻能一氣貫成，自具面目。八大畫鳥，筆簡形具，行氣得神，意到筆隨。八大寫「孝鳥」慈鳥，高舉振翅翻，如慨嘆「良無幾石固，虛名復何益？」他畫的鳥，大多數個個強地昂首，白眼(睛點於上角)看青天；有些鳥兒則顯得滿不在乎，像閉雲野鶴，自有天趣。他亦愛寫枯木孤鳥、檣柳寒雞，流露自己的心境與感情。

潘天壽畫鳥，與石與苔相映成趣，氣旺筆堅，用墨較重；尤其是其指頭畫，大有元氣淋漓之感。他同樣深悟「虛室生白」之道，洋溢一種空靈瀟灑之氣。他能用心於無筆墨處，寫意多於寫實；借鳥抒情，寫鳥如寫己已感受和人之處境。

秋分話養生

思健

秋分那天多好：暑寒平均，說熱不熱，說冷不冷；晝夜等長，各分享十二小時；陰陽也相半，沒有偏頗，以平為貴。再縱觀大自然，但見風和日麗，碧空萬里，秋高氣爽，涼風習習，丹桂飄香，蟹肥菊黃，真是個宜人迷人的時節！

秋分時節話養生，其要點也是遵循大自然的規律，以「養收」為原則，確保人體體內的陰陽平衡。除運動外，在起居方面，最好是早臥早起，與雞俱興。早臥為順陰陰精的收藏；早起則是順陽氣(尤指肺氣)以根據自己的體質亂穿衣，但隨時配備一件保護心和背部的禦衣。

背心是明智之舉。對付秋燥，需多飲水，常吃秋季三寶——核桃、銀耳、芝麻，及蜂蜜、百合、秋梨和鴨肉等，可以起到滋陰潤肺、養陰生津的作用。

堅尼地道的校舍

陳天權

堅尼地道中環一段有多幢古老的西式建築物，例如一號的雅仁會館、七號的聖若瑟書院、七號A的卡素樓、二十二號A的佑寧堂、二十六號的聖保羅男女中學校舍，以及二十八號的前行政長官辦公室等。其中位於二十六號的三層高大樓，過去曾數易其主，但都離不開教育工作。該幢大樓約建於一九三五年，屹立于花崗岩牆基上，驟眼看來不像一所學校。根據古蹟辦的資料，大樓由香港的日本公司捐款興建，供日本人子女讀書。戰後日本人離開香港，這所學校歸港府所有，曾先後借給皇仁書院、官立漢文高級中學(後改名金文泰中學)、堅尼地道小學、和香港國際學校作為校舍。一九九九年，則用作聖保羅男女(堅尼地道)小學。

至二〇〇六年，聖保羅男女(堅尼地道)小學及聖保羅男女(麥當勞道)小學合併，名為「聖保羅中學附屬小學」。兩年後該小學遷往黃竹坑新校，原來的堅尼地道校舍借給聖保羅男女中學使用。該校現正進行擴建和改善工程，部分學生需暫到此校舍上課，直至二〇一三年工程完成為止。

堅尼地道二十六號雖由日本人興建，但外觀帶有西式建築風格，面向內庭一方以遊廊設計。大樓整體上沒有太大改動，現被列為一級歷史建築。再過兩年，這座建築物將回復「自由身」，到時不知會否又借給另一學校，以延續其教育使命呢？



堅尼地道這幢大樓一直以來都作教育用途

人間百貨

在上一世紀五六十年代，媽姐行業最為吃香。其時香港人未有家庭計劃觀念，往往兒女成群，父母難於照料，所以生活略為富裕的家庭都會聘請媽姐打掃、煮飯、幫襯家務。

不過，六十年代香港工業起飛，工廠林立，給低下層婦女製造大量就業機會，後生女郎跑去「工廠妹」了，誰有興趣去打住家工呢？尤其打住家工因身，要住在主人家裏，雖然食住全包，但好像無上無下，沒有自由和私隱，所以只有較年輕的婦女還樂意做媽姐。物以罕為貴，結果媽姐的身價愈叫愈高：底薪三百元或以上，還未包「下榻」(賞錢)、花紅、衣服錢等。算一算，月入五六百元等閒事。而其時一個打工仔月薪只不過二三百元罷了。所以，這些媽姐消費力極高，約同金蘭姊妹們買金飾、炒股票、買樓、看大戲、去旅行等，竟羨煞中環一眾打工仔也。

到了七十年代後期，當這批最後的媽姐垂老退休，竟後繼無人，雖薪優仍無人問津。用慣女傭的港人一時手足無措，難以適應，於是有些職業介紹所嘗試引入「外援」，自此菲傭登場，正式宣布媽姐時代的終結。